



# 向前看

第一部童年

西武拉帕著

02052  
1015

# 向 前 看

第一部 童年

〔泰国〕 西武拉帕著

秦森杰 袁有礼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封面設計：何和一

向 前 看

书号 10116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緝興路 74 号)

字數 10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6

1965年9月上海新1版 1965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3) 0.47元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ប្រចាំខែឱ្យ)

តាម គេងការ  
និង ម៉ោង



# 亚非现代文学作品

- 白云缭绕的大地(小说)  
〔朝鲜〕千世峰著
- 红色宣传员(剧本)  
〔朝鲜〕赵白岭著
- 回声(剧本)  
〔朝鲜〕李东春著
- 密林的历史(长诗)  
〔朝鲜〕朴世永著
- 暴风(诗)  
〔越南〕素友著
- 阳光与土壤(诗)  
〔越南〕制兰园著
- 战士\*(诗)  
〔越南〕阮庭诗著
- 英雄的故乡\*(诗)  
〔越南〕青海著
- 深重的情感(诗)  
〔蒙古〕达西策伯格·僧格著
- 民间故事剧  
〔日本〕木下顺二著
- 向前看\*(小说)  
〔泰国〕西武拉帕著
- 诗集  
〔印度尼西亚〕西杜莫朗著
- 诗集  
〔印度尼西亚〕班达哈罗著
- 1926年的火炬(小说)  
〔印度尼西亚〕
- 卓别尔·阿·阿等著
- 诗集  
〔印度尼西亚〕阿南塔古纳著
- 勇敢的年代(诗)  
〔印度尼西亚〕韦斯比著
- 北加里曼丹万岁(诗)  
〔北加里曼丹〕瑞尔海恩等著
- 〔印度尼西亚〕达尔瑪·K等著
- 愤怒的火焰(诗)  
〔柬埔寨〕伊姆·乌莱著
- 短篇小说集  
〔巴基斯坦〕艾·納·卡斯米著
- 祖国颂(诗)  
〔巴勒斯坦〕艾布·赛勒马著
- 二路电车(小说)  
〔阿联〕迈哈穆德·台木尔著
- 苦难与光明(诗)  
〔摩洛哥〕拉巴比著
- 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诗)  
〔阿尔及利亚〕
- 艾布·卡西姆·薩阿达拉著
- 战斗之歌(诗)  
〔苏丹〕阿赫迈德·凯尔著
- 黑色的警觉墨了(诗)  
〔加纳〕威廉斯著
- 非洲的风暴\*(诗)  
〔马里〕马马杜·戈洛戈著
- 深夜(剧本)  
〔几内亚〕凯塔·福代巴著
- 敲击集(诗)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著
- 神的儿女(小说)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著
- 诗集  
〔莫三鼻给〕桑托斯著
- 安哥拉诗集  
〔安哥拉〕
- 马里奥·德·安德拉戴等著
- 阿拉比亚(小说)  
〔埃塞俄比亚〕哈瓦里亚特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有\*号的为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



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今天亚非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亚非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仅对亚非两洲人民的前途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并且也对全人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进步的亚非作家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这一斗争的代言人。他们继承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从人民的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正在不断创造着具有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读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这些作品，并且将从这些作品中得到鼓舞。



西武拉帕（系笔名，本名：古腊·赛巴立）是泰国当代著名的进步作家、翻译家、政论家。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生于曼谷。年青时即从事进步的新闻和文学活动，一向为泰国的独立、民主与自由而奋斗。一九五二年被反动的泰国政府捕入狱中，直至一九五七年，泰国政府慑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才将他释放。

西武拉帕著有中篇小说《男子汉》、《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后会有期》，短篇小说《帮帮忙吧！》、《迷途的羔羊》、《那种人》以及长篇小说《向前看》等等。《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系作者在泰国狱中所著；第二部《壮年》现也已写就。

一九五八年九月，西武拉帕率领“泰国促进文化交流团”来我国访问。同年参加了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

早上，老师冒着蒙蒙細雨离开家，直到傍晚才回来，雨还象早上那样連綿不断地下着。这天，从早到晚，天气都很冷；但是老师觉得，法庭里冷酷阴森的气氛比寒冷的天气更加凜冽，更加咄咄逼人。看来，他甚至沒有感觉到这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这天的遭遇使老师困頓万分。他感到风烛殘年的幽灵正舞动着可怕的巨爪向他扑来；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推进七十古稀的晚景，自己是那么衰老，仿佛再过几天就要与世长辞了。本来老师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还是那么清健，从来也沒有感到自己已經老了。直到今天，他还照旧上学校去教书，这倒不是說，如果他不去教书就会餓死，而是因为他热爱教书的生活。尽管人家說，生活是由水、土、风、火等构成的<sup>①</sup>，他却认为，教师的生活是由黑板、粉笔、书桌和大大小小男男孩子的天真、活潑的

① 此系佛教的一种說法。

小臉蛋兒和明亮的小眼睛构成的。他曾經对学生說：“如果老师能在手执粉笔的时候死去，那么可以說，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英雄人物能比他死得更美了。而当老师的稚齡的学生們天真无邪地喊着‘我們亲爱的老师死了’的时候，老师将把这句話当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死者最动人的贊美辞。”

老师独自一人坐在书斋里靠窗的一張椅子上。雨点輕敲着瓦片，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但是，看来老师并沒有听见雨声和任何旁的声音。老师目不轉睛地望着浩瀚的太空。从他久久地凝視着一处的神态看來，似乎在初夜昏黃的天空中，有件什么东西清楚地映現在他的眼前。

他所看到的那件东西，就是時間。<sup>①</sup>

在这当儿，他并不认为時間是个抽象的东西；他清楚地看見它，看見它在动、在走、在跑、在微笑、在怒吼、在欢迎、在驅逐、在建設、在破坏！他觉得時間是无所不能的；它具有强大的威力，它能改变一切，自最小到最大，由最軟到最硬，包括山岳和海洋在內，都无法抵挡它。显赫一时的羅馬帝国崩溃了，所有大主教和帝王的所謂天威逐一破灭了，世界和任何人都无法阻擋它的变化。它改变了无数的法令規章，改變了許多社会制度以及那些号

---

① 作者所說的時間是指时代或历史。

称无法改变的风俗习惯。最坚强的军队象最甜蜜的爱情那样，——在它的跟前低下了头。它把忠貞变成叛逆，把誠实变成欺詐。世界上从来沒有任何东西敢于同它較量。

使老师能以看出时间是清清楚楚的具体东西、能以看到它的偉大力量的，是他自己的时间。

他已經活了六十几年了，在他的岁月里，有說不尽的世事滄桑、数不尽的变化改革，人們可以看到，有时变革是緩慢的，就如进入平原地帶的水流；而有时則是急剧的，活象巨大的山洪从万丈悬崖奔騰而下。老师的时间也同千万年来的世界一样，改变的速度十分緩慢，以至于看不出有什么改变来。除了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輪轉，如下雨、雷鳴、刮风、日出日落、月亮的盈亏、星星的明灭以及一切生物的生老病死等等之外，这些事物的变化只是在近千年間才稍为明显些，但也仍然是緩慢的。只是到了近两三百年才出現了在数量和质量上数倍于过去几千年的神奇的变化。而本世紀近十年間的变化又比过去千百年所出現的更要神奇百倍，这是一种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用等同的时间来衡量的变化。千年所积累的变化可能比一个世紀內所发生的还要少。在过去一世紀中不可能出現的，在本世紀的十年中却出現了。

啊，威武的时间——偉大的导师，是您，揭开了历史的过去；是您，掌握着神祕的未来；是您，指导着未来。

在老师自己的岁月里，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前四十年，老师所经历的变化是徐缓的；这种变化毫无惊人之处，虽然有时也颇引人注意，但终于消失在那徐缓的变化的巨流中。后二十年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这段时间内，变化就象万丈巨洪从巍峨的峭壁倾泻而下，其势如万马奔腾。变化在老师的心坎中燃起不可抑制的激动和惊讶。有些变化，老师本认为这辈子是不可能看到的，甚至连他的下一代也不可能看到，有的则是老师认为在今后的百年里还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们都逐渐地在老师的眼前出现了，就在人们，包括老师在内，一致认为是落后的、不可能产生任何质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虽然那种变化的形体还不十分明显，还蒙着一层薄薄的云雾，还只是一幅若隐若现的景象。然而，它毕竟是出现了。当然，老师是用诧异的眼光注意着它的，有时，在激动之中还掺杂着孩子式的疑惧和畏怯，无法断定眼前出现的到底是凶还是吉，是敌还是友，是鬼还是神。

在老师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既不是一往直前的，也不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的，而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从许多方面爆发出来。变化极其错综复杂，看来象一个变幻无穷的庞然大物。然而尽管看来十分复杂，但是一切变化却还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就象万千条小河从高山奔向平原，最后汇注入海洋一样。

老师曾经长期用消极沮丧的态度对待这些变化，因

为他只看到了它们錯綜复杂的一面，却不明白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他不知道那些变化将导向何方；用当时的道  
德观念和对善与恶、美与丑、尊与卑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变化，  
那它们的确是一个包含着善和恶的混合体。他无法  
分析这些东西，甚至常常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  
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神、什么是鬼也几乎无法弄清楚。在这以前，  
如果要他分辨善、恶、美、丑的话，他可以不費思考就指出凡是尊貴的人物和崇高的地位，就是善和美的  
化身，而那种为了摆脫貧困和饥饿不得不进行斗争的生活，却是丑恶和肮脏的；对于这种生活，老师曾經教訓學生們，要他們远而避之。至于深陷在这种生活中的人們  
和他們的儿女如何才能摆脫这种丑恶、肮脏的生活，老师  
从未談起过。因为那是他力所不逮的，同时也显然不是  
他分内的事。他以为那是神、造物主的事。

老师以为，也許他必須把这些錯綜复杂的、他所无法  
理解的变化，同自己的灵魂一起带进棺材去……

老师走到窗前，眺望着窗外。透过密密的雨帘，他看  
到了那一带鱗次櫛比的房屋和家家戶戶的灯光。收音机  
里播送出来的西洋风味的音乐声，繁回在空中。老师望  
着横穿市鎮的馬路，望着那由村庄通往市鎮并和馬路銜  
接起来的小道，自言自語地說，这就是同他自己的生活有  
密切关系的一个变化。因为从前这一带，既沒有鱗次櫛  
比的房屋，也沒有大大小小的街道。雨季里，人們光着脚

丫子，踏着污泥来来去去，沒有非出門不可的緊要事情時，便只好無精打采地呆在家中。到了旱季，土地又被火焰般的陽光晒得干硬而灼熱。但是，依然是那双光光的腳，在這條路上行走；年復一年，日子過得非常的緩慢。夜晚，只剩下一片漆黑和寂靜，當然，還有一陣陣喧囂的蛙噪和蟬鳴。這塊地早先是一些果農的果園。他們以姓氏為單位，每一姓有好幾戶，每一戶都有好几口人。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搭起房子，安下了家，以販賣水果為生。每戶人家又根據自己的情況經營些副業。各姓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後來，首都經濟的繁榮和接踵而來的文明的發展，使得聚集在這一帶的家族全部分散了。而几代之後，親族之間的聯繫幾乎就斷絕了。雖也偶爾見見面，但是原先談話時那種愉快、和睦、親切的感情已經消失，而為另一種徒具形式的禮節所代替。每當想起這桩事，老師便感到一陣憂傷。當老師認定這種變化已使往日的種種一去不再復返時，就益發傷感了。這桩事，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使他懷疑在那漫長夜裡所見到的一系列變化，到底是使人們的生活變好了呢還是變壞了？他猶豫不決，到底是應該緊抱着過去不放，還是應該張開雙手迎接正在到來的今天，並懷着追求那不久就將出現的更好、更美、更光輝的生活的願望，投進這變化的巨流中。

果農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全都變卖掉，換了主人。原先的主人已經各奔東西，租了別人的房屋居住，並且都

改了行。当然有的当了官，看来比当果农闊气，但是他們为了获得一官半职却丢弃了祖先的土地、祖傳的財產、家族的根基，害得家族东分西散。这难道合算嗎？老师曾反复地思考过这个問題……

房子里射出来的灯光、繁华热闹的街道、漂亮的建筑和时髦的裝束，代替了翠綠的树叶和万紫千紅的花果；人們再也看不到平凡、朴素的家庭里那种充滿了天倫之乐的溫暖，看不到这种家庭里老老少少的誠实和令人愉快的面孔。对于这样的变化，老师怎敢說自己感到很高兴呢？相反，他有时倒不免因留恋过去而感到茫然若失。

童年时，老师曾經天真地以为，他长大之后，将生活得很幸福。他幻想自己将和亲族們团聚在一起，这里是叔叔家，那里是伯父家，而自己也将生儿育女。之后，姑姑、叔叔、伯伯的孩子同他的子女将一道在这块地方热闹地玩耍。然而，时间震撼了他，把他从甜梦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了同梦幻完全相反的現實：亲族們的房屋一栋栋地拆掉了，剩下他那棟老式的房子孤零零地佇立在許多新式房屋中間。他的女儿也早在十几年前，当她和一位頗有地位的男人結婚时，搬出了这座老式的房子。

在这片果园的旧址里，老师能看到的仅存的一張熟識的面孔就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已經結婚五六六年了。由于儿子結婚，父子俩才一起把旧式房子重新修飾了一番，給它增加了不少新时代的氣氛。同时还添盖了兩間房間，

一間是儿子的臥室，另一間是布置入時的會客室，並且在這裡擺了一張飯桌。從那以後，老師只好不再在露台上或者用作會客的書齋門口的走廊上吃飯，而不得不到會客室里來，同兒子和媳婦一块兒吃。至于老師母，她却常常要求在廚房里吃；她對兒子說：“兒呀，哪一餐，只要是同你們一起圍着桌子吃，媽總是吃不飽。媽从小就習慣坐在地板上用手捏着吃，媽實在改不過來呀。”兒子只是一笑置之，然而，隔了一些日子，他總強着要媽媽上桌子吃一回。對於這點，老師不表示任何意見。他完全明白妻子的心理，而且老夫妻倆也還常常一起坐在地板上吃飯，不過地方只限於露台。直到兩年前，那時老師母還沒有去世，露台始終是老兩口子二三十年來一块兒吃飯的地方。老師母在世時，她一直覺得跟兒子和媳婦一起圍桌而食很乏味。而在老師方面，雖然始終覺得佛堂和露台對他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兒子的陳設華麗的會客室和飯桌，確實已經出現在他的家里，是他年代里的一件事實。雖然老師對這類玩意兒可能並不感興趣，甚至，還可能感到無法理解，但是，老師終究把它們當作為一件事實，一件即使人們對它不滿意也无法把它從生活中排除的事實來接受。老師接受它，因為他總得和它一起生活下去呀。

後屋，老師那間頗為狹小的書齋，看來倒象是新舊兩條道路交接的中心，同時也是老師對正在朝着未來前进

的新道路进行观察的所在。未来，对老师来说，还十分模糊、复杂。有时，老师怀着孩子式的那种充满渴望的心情期待着未来，希望能看到比原先更清楚、更明白的景象。但是，他失败了，接踵而来的是灰心和失望。在老师的书斋里有两个书橱，一张书桌，它们的式样和陈旧的程度说明了它们的年龄。人们只要一踏进这间房间，立刻就会感到，他已被久远的古老的气氛包围了。书斋右边墙上挂着一只旧式时钟。它的形状，高而扁，像个木匣子，它的颜色和近旁的书橱、桌子一样，都是深褐色的，它的壳子上刻有花纹，并有一扇玻璃门，里面悬着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此外，还有一切钟表所不可或缺的钟面和长短针。人们会感觉到，老师书斋里这只老式时钟同会客室里小柜子上那只蒙着花布的、小巧玲珑的蓝色座钟，显然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它们之间相距约三十年。但是，由于四十年来，老师一直不断地在工作，一直关心着事物，注意着事物不断发生的变化，因此，老师并没有迷恋过去到不能自拔的地步。由于老师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孩子们中间，生活在年年迎新送旧的环境中，所以他的生活永远紧密地跟随着时代。因此，老师书斋里摆设和家具的陈旧，并不等于说，老师的思想也是陈旧的。就在这书斋里，那张曾经支撑过老师壮年时强有力的双臂的古老的书桌，直到今天，老师已老态龙钟了，还在为他效劳。每当老师坐下来备课和批改练习本的时候，老师的思想

是跟着时代前进的。虽然，这种前进有时是很被动的、甚至于是犹犹豫豫的，然而老师终究跟上来了。他想尽种种方法去了解时代，哪怕只能一知半解也好。书斋里的工作，以及对跟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孩子们的生活的关怀，是促使老师跟随着时代前进的主要因素。虽然，有时由于困顿、劳累，老师落后了，然而老师并未因此而沉湎于过去，走上歧途。老师深深地抽了一口气，遣去沉重的思绪；他微微感到了细雨中的寒意。他慢悠悠地离开椅子，然而，这不等于说，老师已排除掉了脑海里的深思。他反背着手，走到挂在墙壁上的许多团体照跟前。标明年月日的墨迹已经褪色，年月几乎已无法辨认。这些照片是二十五年前学生们同老师的合影。那时老师还很年轻。老师在这些照片前面站住，注视着其中的一张照片，但他并不是在欣赏自己年轻时的那种青春活力。他的视线缓慢地从一张小脸移向另一张小脸。他微微仰起了头，回想着久远的过去，往事渐渐地、清楚地映现在眼前。老师活龙活现地看到了那些小脸蛋的充满生命力的表情，而且仿佛听见了孩子们愉快、清脆而又响亮的笑声。

这是老师同他最喜欢的那个班级的学生的合影。在这一班里，有好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这班学生毕业后都担任着令人满意的工作；后来，有的还获得了很大的荣誉，给老师和学校增添了光彩。这些人都曾经给老师写过信，有的还亲自来拜访老师。他们赞颂老师，说他们所